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 怪人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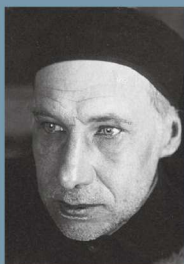


[俄] 安德烈·别雷 / 著  
温玉霞 / 译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 主编·汪剑钊 |



安德烈·别雷

与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齐名的  
俄国象征主义作家

“文学自恋的高级学校”  
我不是我，世纪之病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怪人笔记 / ( 俄罗斯 ) 安德烈 · 别雷著 ; 温玉霞译.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18. 11  
( 金色俄罗斯 / 汪剑钊主编 )  
ISBN 978-7-220-10996-6

I. ①怪… II. ①安… ②温… III. ①自传体小说  
—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8 ) 第 209540 号

GUAI REN BJI

怪人笔记

( 俄 ) 安德烈 · 别雷 / 著 温玉霞 / 译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张春晓  
王其进  
舒晓利  
张 妮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 成都槐树街 2 号 )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 028 )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 028 )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4. 5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996-6

定 价

58. 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 ( 028 ) 86259453

## “文学自恋的高级学校”（译序）

安德烈·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是20世纪初俄国现代主义象征派“年轻一代”的重要代表，被西方评论家视为20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天才小说家，其小说被视为“划时代”的现象。捷克学者雅·尚达就在标题为《安德列·别雷——具有世界意义的小说家》（1965）一文中，把别雷与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相提并论为实验型的作家，是现代小说的改革者。

别雷的真名为鲍里斯·尼古拉维奇·布加耶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гаев），1880年10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数学教授和钢琴师之家。早年迷恋于佛教、神智学（теософия）、通灵术（оккультизм），同时喜欢文学，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尼采、叔本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新康德哲学理论的影响。189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学习，期间结识了“老一代”的象征派作家巴尔蒙特、勃留索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开始对法国诗歌和象征派诗歌感兴趣。1903年别雷大学毕业，组建了

文学小组“寻找金羊毛的勇士们”(Аргонавты), 出版了诗集《自由的良心》(Свободная совесть, 1906), 并结识了亚历山大·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和布洛克的妻子柳芭·门捷列耶娃(Любовь Менделеева)。由于布洛克很少关心自己年轻的妻子, 柳芭便爱上了别雷。布洛克在自己的剧本《临时搭建的小戏台》(Балаганчик, 1906)中叙述过这种三角恋。在与布洛克和柳芭分手之后, 别雷试图自杀过, 后出国半年, 调整自己的情绪。1909年4月别雷返回俄罗斯, 结识了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屠格涅娃(Ан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Тургенева, 1890-1966), 安娜有很高的绘画艺术天赋。1910年安娜陪别雷旅游了北非和中东地区。1912年在柏林别雷结识了著名的神智学家鲁道夫·施泰纳(Рудольф Штейнер), 并成为他的弟子, 专心于神智学的变种人智学(антропософия), 此学说认为人可以直接与灵魂世界交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别雷与导师施泰纳一起来到瑞士多纳什城, 参与“歌德纪念馆大厦”(Гётеанум)的建设。1914年3月23日别雷与安娜的婚礼在瑞士伯尔尼举行。1916年别雷途经法国、英国、挪威、瑞典回到俄罗斯, 妻子安娜则留在瑞士多纳什城, 继续专注于施泰纳的人智学事业, 她将自己绘画的艺术天赋补充到人智学出版物里。1921年10月至1923年11月别雷侨居在柏林, 期间别雷见到安娜, 安娜提出永远分手, 别雷为此非常痛苦。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献给妻子安娜的, 小说《银鸽》(Серебряный голубь, 1909)中女主人公卡嘉和《怪人笔记》(Записки чудака, 1922)中奈丽就是安娜的原型。1923年别雷回到莫斯科。1925年结识了新的女朋友克拉夫季娅·尼古拉耶芙娜·瓦

西里耶娃（Клавд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асильева，1886—1970），1931年7月18日，他与克拉夫季娅登记结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可言，但文静的妻子伴随到他生命的最后。1934年别雷因中暑突发中风，死在妻子的怀抱里。

别雷兼负作家（小说、回忆录）、诗人、批评家（诗学理论）、戏剧家为一身，视野广阔，著述十分丰厚。他的小说内容含量大，体裁多样。他出版了小说《交响曲》四部曲，包括《北方第一英雄交响乐》《返回》《暴风雪高脚杯》等；长篇小说《银鸽》《彼得堡》《废弃的屋子》《铁栅柱》《面具》等；自传体小说《科季克·列塔耶夫》《鲁道夫·施泰纳和当代世界观中的歌德》《怪人笔记》等；特写《创作的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论述象征主义诗学的论文集《象征主义》、《绿色草地》和《多种装饰音的乐曲》；回忆录《在两个世纪之间》《世纪之初：回忆录》《在两个革命之间》等；诗集《碧空中的金子》《灰烬》和《瓮》，犹如一个各种因素组成的化装舞会。

别雷认为前途茫茫，人生如梦，因此他早期的诗歌充满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别雷对诗歌和小说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在诗中他把读者神化，与其进行一种特殊的游戏，娴熟地把过去与未来，将18世纪俄国诗语与现代意象融为一体。他不仅以诗人的方式，也以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方式感受世界，将母体、意象、语调乃至语音、节奏，与绘画、音乐联想在一起。别雷在小说中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音乐实验，交响乐的主题贯穿于他的每部小说中，他认为诗的语言能创造出一个语音象征的世界，因为语言首先是一种充满意义的

音响。他把交响乐中的某些结构原则移植到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即把作曲法中的对位、韵律、变奏等功能用到小说创作中，使小说有音乐和节奏感，把中心主题带入叙事文本里，从而一反小说的传统的叙事结构形式，使统一的叙事情节分解成一个个小环节，然后通过中心主题把它们联结起来。将叙事形式变为节奏旋律，这样小说形式本身就具有了意义，小说自身的容量增大，内涵丰富，负载的意义也大大超过了传统小说的意义。在哲学美学探索中别雷总是矛盾的。他认为艺术表现的最佳方式就是音乐，因为它能够探索到人灵魂的深处和抓住生活的细节。别雷根据“神智学”学说向人们显示，人存在于十多重世界的交合点上，存在状态的多重层面在人身上同时得到反映：生理层面，心理层面，精神层面，性灵层面，星相层面（“人正是通过星辰实现于‘宇宙空间’的联系”）等。别雷的这种观念，自然在他的小说形象体系构成中有所显现。

《怪人笔记》是一部“心灵自传体”的实验小说，创作于1922年10月，当时别雷侨居在柏林。这部小说被视为“文学自恋的高级学校”。小说并不是注重叙述主人公的旅行经历，而是证明以柏林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落后、荒芜和野蛮。在自传的基础上别雷艺术地分析了双面性主人公“我”的精神生活，对肉身、心灵、灵魂和精神独特的自我认识，并通过“我”内心世界的痛苦、个体意识的觉醒，寻求完善人和理解人与宇宙联系的途径，探索新的精神生活方式，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

小说由两卷构成，第一卷记述了34个事件、第二卷记述了31个事件：从“我”与妻子奈丽的相识、相爱到永久分别，从德国小城

市回俄罗斯路途中所经历的种种事件，从西欧旅行、听鲁道夫·施泰纳的讲课、结识知名哲学家和研读其著作到被当作间谍审问等事件，“我”的身体、生命体、灵魂体和精神体在宇宙世界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既经历了自我认识、忘却、肉体死亡，又经历了梦幻、超越物质和欲望及情感的洞察和判断，“我”最终成为太阳和未来宇宙的化身。

小说的信息量大，内容宽泛，从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到美学、宗教（神学）、天文、星相学，从普通人、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建筑师到心理学家、神学家、美学家等，从古希腊罗马、古埃及到现代的西方、非洲、中东到俄罗斯，从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到现代人，囊括了各种典籍、历史故事、传说、人物传记等，既有现实生活、具体的人和事，又有作者心灵飞翔的“诗和远方”，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风土人情，似乎小说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

小说的书写形式也非常独特，从标点符号独特的断句（每句话之后使用分号、右起行的段落、使用破折号和省略号等）、话语不规则排序（随着思想的流动、情绪的变化而呈现不同形式的排序）到心灵自传的叙述方式（元小说的自序、脚注解解释、后记），彰显出小说改革的创新之处，也证明作者别雷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具有了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创作理念。

温玉霞

2018年8月

## 代替序

长篇小说是我杜撰的多部头书中的一部。大概，我将用几年的时间写出这些大部头的书 《怪人笔记》——代替序——是大部头书的序幕：在这部史诗中早就出现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具体地仅以系列长篇小说印刷。因此“序幕”抽象和难读；但在总体观点上，我认为它是必要的。在这里应预先说明。序幕的主人公是大写的“我”；这个大写的“我”，或者这就是大写的“我”，与作者的大写的“我”没有任何关联。“序幕”的作者是安德烈·别雷；序幕的主人公——列昂尼德·列加诺伊<sup>1</sup>；以上所说：列昂尼德·列加诺伊——不是安德烈·别雷。

安德烈·别雷

1922年1月2日，柏林

---

1 按照“神灵科学”（人智说），人的最高的“我”有自己的假面具，是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双生子。正是这个最高我的双生子的假面具被别雷称为列昂尼德·列加诺伊。在鲁道夫·施泰纳的第十次讲座中“神灵科学作为社会教育主要脉搏的认知”（1920）提示别雷“说出”自己主人公的姓名“我们生活在生与死的世界，常有可能四处飞散。这个世界只存在冲突的力量。而隐藏在知觉深处的那个世界，阻挡我们的世界飞散……如果从神灵世界观点研究这个向心的世界，它是寒冷、冰冷的。从某种意义上它整个由充分智慧的思想编织，但是它寒冷、冷酷，引起寒战。这个寒冷的、结冰的世界阻挡另一个世界飞散。谁跨越这个领域的门槛，他就感受到这个寒战，这个寒冷的收缩。没有这个冻僵、没有你冰冻的这个感觉，一开始就不能让自己感觉与自己的‘我’和星体向着门槛的方向走去……但是人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域呢？他把自己内心世界活着的東西，即内心的温暖带到这个向心的宇宙力量世界。人把它带到了这个寒冷的领域。他——就是这个领域的加热器，而这首先与他的宇宙使命相关。”（施泰纳，第199卷）



##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汪剑钊

2014年2月7日至23日，第二十二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的索契落下帷幕，但其中一些场景却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旋。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也无意对其中的各项赛事评头论足。不过，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出色的文艺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仍然为之感叹不已。它们印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前后两场典礼上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髓是不能不让所有观者为之瞩目的。它们再次证明，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快马与军刀，也不是凭借强大的海军或空军，更不是凭借所谓的先进核武器和航母，而是凭借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劳动成果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引燃了人们眸子里的惊奇。我们知道，武力带给人们的只有恐惧，而文化却值得给予永远的珍爱与敬重。

众所周知，《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托尔斯泰所著的

一部史诗性小说。小说的开篇便是沙皇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家的舞会，这是介绍叙事艺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经典性例子。借助这段描写，托尔斯泰以他的天才之笔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拈出，为以后的宏大叙事嵌入了一根强劲的楔子。2014年2月7日晚，该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表演以芭蕾舞的形式再现了这一场景，令我们重温了“战争”前夜的“和平”魅力（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竞技堪称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模拟性战争）。有意思的是，在各国健儿经过数十天的激烈争夺以后，2月23日，闭幕式让体育与文化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拥抱。总导演康斯坦丁·恩斯特希望“挑选一些对于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化，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于是，他请出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伴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经典作家和诗人在冰层上一一复活，与现代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像雪片似的飘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滋润着后来者的灵魂。

美裔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在世界各民族中，俄罗斯堪称最为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一个民族，而它辽阔的地理特征则为自己的文

学生态提供了一大片培植经典的金色的“林中空地”。迄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的作家与作品已不计其数。除上述提及的文学巨匠以外，19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费特等，20世纪的高尔基、勃洛克、安德烈耶夫、什克洛夫斯基、普宁、索洛古勃、吉皮乌斯、苔菲、阿尔志跋绥夫、列米佐夫、什梅廖夫、波普拉夫斯基、哈尔姆斯等，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奇异的美与力量。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式的邻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特性，为它们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早在1932年，鲁迅先生就为这种友谊写下一篇“贺词”——《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受的“启发”，将其看作自己的“导师”和“朋友”。20世纪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中国与俄国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现过一个“蜜月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第六病室》《丽人吟》《日瓦戈医生》《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静静的顿河》《带星星的火车票》《林中水滴》《金蔷薇》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经是坊间耳熟能详的书名，有不少读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精彩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经典文本，就像已广为流传的歌曲《莫斯

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等一样，后者似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民歌。迄今，它们仍在闪烁金子般的光芒。

不过，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中文中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域之外。其中，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洛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索洛古勃与阿尔志跋绥夫在绝望中的希望，苔菲与阿维尔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等等，大多还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为此，作为某种传承，也是出自传播和介绍的责任，我们编选和翻译了这套“金色俄罗斯丛书”，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可以说，被选入本丛书的均是经过了淘洗和淬炼的经典文本，它们都配得上“金色”的荣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就“经典”的概念略做一点说明。在汉语中，“经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朝是华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设立标杆与范型，亟盼对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乱与文化积累上的泥沙俱下状态进行一番清理与厘定。客观地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也因此带来了“罢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学而言，此前通称的“诗三百”也恰恰在那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被确定为后世一直崇奉的《诗经》。关于“经典”的含义，唐代的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有过一个初步的解释：“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他将圣人与前贤的文字著述纳入经典的范畴，实

际是一种互证的做法。因为，历史上那些圣人贤达恰恰是因为他们杰出的言说才获得自己的荣名的。

那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经典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 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经典。2. 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不同于词典的抽象与枯涩，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归纳出了十四条非常感性的定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两条：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照上述定义，我们觉得，经典就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的文化结晶，表现为文字或其他传媒方式，在某个领域或范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甚或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的象征与标识。换一个说法，每一部经典都是对时间之流逝的一次成功阻击。经典的诞生与存在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打开又一扇大门，带你进入崭新的世界，为虚幻的人生提供另一种真实。

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确实如卡尔维诺所说：“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定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正如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在漠视经典的时代，我们还是要高举经典的大纛，并且以卡尔维诺的另一段话镌刻

其上：“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愿“金色俄罗斯”能走进你的藏书室，走进你的精神生活，走进你的内心！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卷

在山丘 /003

房 子 /009

伯尔尼 /014

“他们” /021

奈 丽 /027

莫斯科 /032

里 昂 /037

帕米尔：世界的屋顶 /044

未升起的太阳的朝霞出现 /052

作家和人 /057  
这个日记的用途 /059  
准 则 /062  
列昂尼德·列加诺伊 /064  
两个“我” /071  
又在多纳什城 /077  
约翰大厦 /080  
光荣的殿堂 /087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090  
最后的散步 /101  
离开之前 /107  
到达边界 /111  
越过鲁比肯河 /121  
在法国 /131  
站 台 /142



意识的边界 /144  
我是谁? /153  
课堂感受 /161  
神秘宗教仪式 /164  
战 争 /170  
疾 病 /175  
在车厢里 /181  
巴 黎 /188  
勒阿弗尔 /191  
名誉在上 /199

## 第二卷

伦 敦 /207  
幻 影 /217  
伦敦的一周 /229